

學叢書國生

胡曉隱選註

歸有光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

歸

有

光

文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胡懷琛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國生學

文光有歸

究必印翻橫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朱王胡懷經雲

編輯主幹

農五琛

發行兼
印刷者

發行所

上海
及各
埠
商務印書館
上
海
寶
山
路

上
海
及各
埠
商務印書館
上
海
寶
山
路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ED ESSAYS OF KUEI YOUNG-KUANG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 HUAI CHEN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Oct., 1928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緒言

(二) 歸有光的小傳

歸有光，字熙甫，人家稱他震川先生。○明，江南崑山人。生於明正德元年，(公元一五零六年，民國前四零六年)卒於明隆慶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年。民國前三四一年)年六十六歲。父名正，爲長興知縣。母周氏。有光有子六人，○而其子歸慕，字季思，曾孫歸莊，字元恭，尤以能文著稱。

○他有震川別號記一篇，把別號的原由，說得很詳。○據王錫爵所作的歸公墓誌銘。

他九歲能文，○嘉靖十九年，(公元一五三九年，民國前三七三年)舉鄉試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所知。後來八次會試，不曾中式。退居嘉定地方的安亭江上，讀書授徒。四方來從他求學的人很多。「震川先生」就是這些門人稱呼他的。

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湖州長興縣縣令。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引爲南京太僕丞，修世宗實錄。明年，卒於官。○

○明史文苑傳、列朝詩集小傳、及王撰墓誌，皆說歸有光九歲能文，今全集內有他十歲時所做的文章一篇。○據明史文苑傳，及列朝詩集小傳。

他少年時，風貌秀美，性情淵永。○而於家人、朋友之間，有一種真摯的感情，但讀他的先妣事略、思子亭記等文，便可想見。而列朝詩集小傳云：『熙甫重生平知己，每敘張文隱事，輒爲流涕。』這也可以見他的性情的真摯了。而以真感情發爲文章，也就是歸有光文學的特色。

○王世貞所作歸太僕贊序云：『生而美風儀，性淵永。』

他最喜歡讀史記，及韓愈、歐陽修的文；但看他的花史館記一文，就可見他醉心史記的程度了。相傳，他嘗用五色筆圈點史記，標明起結轉折處，今坊間有歸方。○評點本史記出售。然明史文苑傳、列朝詩集小傳、王撰墓誌銘等，皆不

會說起他評點史記的事，故這事未必可信。然前清乾隆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已評論歸氏圈點史記，可見此種史記，流傳已久了。

○方爲方苞。

歸有光的性情純厚，懇摯，已如上文所言。王錫爵所撰的墓誌銘，又有幾句說道：「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又云：「爲湖州長興令，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立解之。」這兩番話，也可以見他的性情的一斑。

二、歸有光的文集

歸震川的文集，先後有四種刻本：其一是他的門人王子敬替他在福建刻的。其二是他的子孫替他在崑山刻的，稱爲「崑山本」。其三是他同宗的人歸傳道替他在常熟刻的，稱爲「常熟本」。其四是他曾孫歸元恭在清康熙時重行編刻的全集，○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共四十卷。今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皆據

此本重印。另有三吳水利錄四卷，不在全集之內。

○此本最好。於「崑山本」「常熟本」異同處，多所校訂。

(二) 歸有光文學的源流

歸有光的文學，是出於史記及韓歐，前人已經論定了。現在採錄各說如下：列朝詩集小傳云：『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八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不難抗手。』

王世貞歸太僕贊序云：『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於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自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王錫爵所作墓誌銘云：『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

方望溪書震川文集後云：『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

近古之文，不修飾而能情辭并得，使覽者惄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姚姬傳云：『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疎淡，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

曾滌生云：『歸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

且以統觀以上各人的話，可以知道歸有光文學的淵源了。以上各人有的和歸有光同時，有的是前清的文學名家，他們的話都是可相信的。然照我看來：史記包羅萬有，後世韓愈、歐陽修，雖同出於史記，而韓得史記之氣，歐得史記之神，各得一偏，便各成一家。歸有光熟讀史記，而自己說「追隨歐曾」，可見他也是得到史記之神，和歐陽修是一路的。又因他的天性富於感情，描寫家庭、朋友間的瑣碎事情，無處不有深情寄託，確和歐陽修相似。而描寫忠實的地方，更非歐陽修所不能及。他的文學所以能自成一派，爲前人所沒有的。

歸有光的文學，上承史記、歐陽修，下啓方、姚，爲「桐城文」之遠祖。○這是一般人如此說的。因爲「桐城派」重要的份子方苞、姚鼐，都很佩服歸有光；但看古文辭類纂裏所選的歸有光的文，非常的多，就可知了。

○方，爲方苞。姚，爲姚鼐。二人皆桐城人，故其所爲文，時人稱爲「桐城派」。「桐城派」在前清文壇上，極有勢力。

我以爲「桐城文」的平淡處，確是出於歸有光；然「桐城文」絕少感情，且力避俚俗，這兩端是和歸有光不同處。文學本是以感情爲主的，史記、歐陽修、歸有光的文，都富於感情；而「桐城文」就缺少感情。這樣說來：史記以後，只有歐陽修、歸有光能傳文學的正統；歸有光而後，就沒有了。歸有光的文的不避俚俗，也正是他的好處，照現在的人說，文學是應該如此的。

(四) 歸有光文學的特點

歸有光文學的特點，就是前面所說過的兩種：其一，是有豐富的感情。其二，

是肯忠實的描寫。例如先妣事略云：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

又云：

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寒花葬志云：

一日天寒，爇火煮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予自外入，輒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

又云：

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匡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

思子亭記云：

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綵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

耶！

凡是家庭間瑣瑣碎碎的事，其他文人不肯寫，不敢寫，不能寫的，他無不老實實誠誠懇懇的寫出來。同時，有極豐富的感情，寓在裏面，使讀者如身歷其境，親見其人，而同時被他的感情所感動，而發生出同情來。

這本是文學家應有的任務；而是不是真文學，也以此爲斷。可是在中國的文學界中，像這樣的著作，實在不多。在宋以後，散文中決尋不出第二個人能和歸有光相比。

歸有光，可算是得到文學的真諦。所以他的文學，不但是一時代的價值，實在是有永久的價值。

不過，他的全集中，也有許多無聊的作品。如別集裏的「應制文」，毫無道理，不必說了。○就是正集裏的「論說」，也沒有價值；因爲他的思想並不好。「壽文」、「贈序」也無謂。因爲多半是無聊的應酬作品，甚且是賣錢○的作

品。所以他的不朽的作品，還是關於家庭、朋友間的幾篇「小記」、「壙志」。我們固然要認識他的文學中真好的作品；同時，也要認識他文學中極壞的作品。不能一味的恭維他。

○「應制文」就是科舉時應考做的文字。歸有光別集中，有這一類的文字四卷。以外「行紀」、「小簡」等數卷，也不甚好。○他的「小簡」中有說起替人家作「壽序」作「傳」而受酬的事。可見他曾以文章賣錢的。又按此種風氣，在韓愈時已盛行。就是所謂「諛慕之金」了。

(五) 本書選註的標準

說到本書選註的標準，應該分開兩層來講：一層是選，一層是註。

選的方面，完全以前面第四節裏所說的話為標準。關於描寫家庭、朋友間的瑣事的作品，選得最多。其他能彀表現他的性格的作品，也酌選了幾篇。無謂的作品，一概不選。所以在四十卷全集之中，雖然只選了三十篇，卻是我們讀了這三十篇，對於歸有光的文學，已很可以供我們的賞鑒了。此外再有古文辭類

纂等選本所選過的幾篇某烈婦傳，某節婦傳，在他們以爲和「風化」有關，所以把他大選特選了；然在今日看起來，未免是思想太陳舊了，所以也一概不選。關於註的方面，以簡明二字爲標準，可省則省，不必強加無謂的註解。况歸有光的時代，去今很近；他的文，又趨近「白話化」，所以註解並不多。

他的文集，在四種刻本之中，以歸元恭刻的一種爲最完備，最精。本書卽根據此本，而加標點的。他的文集，以前沒有人校註過，這是第一次。我會發現可疑的地方數起，如亡兒翻孫廣誌中「鷺鷿」疑爲「鷺鷿」之誤，「檀弓記曾子問諸篇」一句，「記」字上疑脫一「雜」字；不敢說原文必誤，不過是一種疑問罷，所以並未在原文上改正，只附記在註解裏。

關於評論歸有光的文學，我在前幾年，曾經做兩次論文，很引起人家的注意；這篇「緒言」，可算是第三篇，這篇緒言出世以後，前兩篇可作廢了。

民國十七年一月，胡懷琛作於上海。

目錄

沈次谷先生詩序

一

守耕說

二

東隅說

三

懷竹說

四

莊氏二子字說

五

二子字說

六

送陳子加序

七

見村樓記

八

見南閣記

九

見荅書舍記

一六

容春堂記.....一八

雪竹軒記.....一〇

滄浪亭記.....一一

花史館記.....一三

野鶴軒壁記.....一五

吳山圖記.....一六

重修承志堂記.....一八

陶菴記.....二〇

畏壘亭記.....二二

思子亭記.....二三

項脊軒記.....二四

震川別號記.....二七

家譜記

三八

亡兒齟孫壙誌

四一

女如蘭壙誌

四七

女二二壙誌

四七

寒花葬志

四九

先妣事略

五〇

何長者傳

五一

筠溪翁傳

五四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

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興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

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摹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

○放禁絕也。鄭衛之聲謂國風中鄭國衛國之詩論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